

超级现代武侠小说精品系列

蒼天無眼

金庸 巨著
上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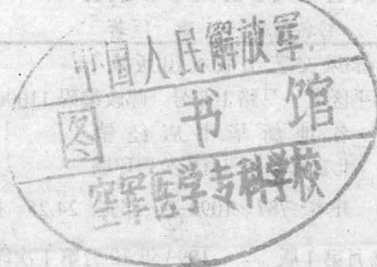
医药学院610 2 01456999

超级现代武侠名著精品之三

苍天有眼

(上)

金庸 巨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新登字 3 号

三品陈茶及外埠代购
册育天苍

(上)

著者：金庸

苍天有眼
CANGTIANYOUYAN

书名编著 金庸 巨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字数: 560,000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24.25 插页: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责任编辑: 邓荫柯 插图: 杨学成

封面设计: 芳雷 责任校对: 张威

书 号: ISBN7-5313-1237-9/I·1109

定 价: 16.88

内 容 简 介

《苍天有眼》 金庸巨著

荡妇、淫娃、妖僧、恶道、疯婆、怪姬、魔叟、赖少……

江湖的毒根、祸水、败类、邪恶、罪孽……

然而，他们是高手，是身怀绝技的毒枭！他们争强斗狠，醋海酸风、淫荡苟合、乱伦逆道……他们搅起了满天的腥风血雨、遍地的冤怨浑浊！

本篇沿超级现代武侠名著精品《奔雷小剑》、《冤有头、债有主》所展开的雄浑、庞大、悲壮、纷繁的场景掀起了更激烈、更精彩、更意外的白热化高潮。

高手拔剑斩高手！小侠没有死！仇要报、恨要雪、冤要伸、怨要了……爱就爱的痛快淋漓，一了百了！

鏖战天姥山，血洗邛崃谷，救娘亲，逢娇娥，三娘返朴归真，血刃恶贯满盈的魔头……苍天有眼！苍天有道！

本书洋洋160万言，如江河、如大海、如小溪、如飞瀑……高潮迭起，气势磅礴，令读者飞流直上，情海波澜，欲罢不舍，拍案叫绝！

《苍天有眼》

目 录

[1 册]

- 第一回 史三娘、桑龙姑争疯斗狠 (1)
- 第二回 二丑女敌混元功 (17)
- 第三回 冰美人香消玉殒 (34)
- 第四回 隋母轻生、大彻大悟 (48)
- 第五回 怪杰之死、芳心大乱 (64)
- 第六回 衣冠禽兽留遗书 (79)
- 第七回 赤城连手制三娘 (96)
- 第八回 白鸟之羹妙医痴呆 (111)
- 第九回 小侠还活着 (128)
- 第十回 奔雷神剑惩恶贼 (143)
- 第十一回 小侠又到伤心地 (160)
- 第十二回 昆仑三剑争夺武林经 (175)
- 第十三回 行侠仗义踩魔踪 (191)
- 第十四回 姑娘深明大义 (206)
- 第十五回 疯婆死死追人魔 (222)
- 第十六回 秋娘绝路逢生得宝物 (237)

〔2册〕

第十七回	白毛神猿守雪宫	(253)
第十八回	花门三女、紫府双姝	(267)
第十九回	秋娘，不要哭	(284)
第二十回	喝下这杯酒恩怨一笔勾消	(299)
第二十一回	不是冤家不聚头	(315)
第二十二回	剑魔遇仇家	(332)
第二十三回	奔雷剑再展神功	(347)
第二十四回	卑鄙手段逼女徒	(362)
第二十五回	混元真气疗剑魔	(379)
第二十六回	情真意切双双投海	(396)
第二十七回	古墓机关遍布	(411)
第二十八回	鞭险剑狂	(426)
第二十九回	纯阴大法	(442)
第三十回	干戈化玉帛	(459)
第三十一回	奇功医残废	(474)
第三十二回	群雄追赤炼	(489)

第三十三回	掌上明珠 双双遇害	(505)
第三十四回	行色匆匆追叛徒	(523)
第三十五回	八骏三雄遁迹托托山	(540)
第三十六回	误会结仇风云又起	(556)
第三十七回	妖道；你哪里走！	(573)
第三十八回	投身飞瀑技演分水功	(590)
第三十九回	神功郎君飞渡天火	(606)
第四十回	二魔头难逃水险关	(622)
第四十一回	狗咬吕洞宾	(641)
第四十二回	八骏三雄掌下成厉鬼	(657)
第四十三回	死里逃生巧遇魔头	(676)
第四十四回	大言不惭	(692)
第四十五回	冰清玉洁金风被掠	(710)
第四十六回	妖道偷秘笈	(726)
第四十七回	一剑独拚八挂刀	(744)
第四十八回	苍天有眼一了百了	(759)

第一回：史三娘、桑龙姑争疯斗狠

桑龙姑自知武功技艺远逊史三娘，才一再哑忍，她岂是可欺之人，受辱之后，她已置生死于度外，要和史三娘见个高下真章了。

她强捺了心头恶气，也不打话，忽旋头，一见南雍南芝端然不动，不由心头火起，骂道：“你们的良心往那里去了，难道要眼巴巴看着娘给人家打死而不帮手么？”

南芝南雍竟哭了起来道：“母子至亲，安能不共赴难之理？只是，只是……”

竟然噎不成声，说不下去。只见桑龙姑两眼一翻，秀眉挑了起来，叱道：“只是什么？你说！”

南芝哭道：“娘啊！我一生最怕打架，你偏教我去和别人打。何况相打的人，也是我的大娘，虽然不是生我育我，总算是咱南家的人，女儿的尊长，怎能跟她过招交手？”

这椿秘密，南芝一向并不知道，这番到岛上，才从刚才各人口里得知的，但她为人笃孝耿直，是以不避嫌怨，开口便已道出。

南雍也和南芝一般心事，惟其年事较长，说话也就比妹妹得礼些。

他接上了腔道：“芝妹妹说的也是，史前辈是爹元配，即使与爹闹翻，总还算是家长，小辈对尊长，岂可无礼，况动武之事，孩儿认为可免则免，大家何不捐弃，来个大和解，岂是甚妙！”

两人慷慨陈词，说得甚是有理，听得南星元老怀大悦，眼见迟暮之年，有此佳儿佳女，也是快事，不由声击赞道：“对，一家人本来就不该仇恨终生，应来个和解，雍儿说的

甚对！”

却见桑龙姑脸色一变，喝道：“胡说，娘与你等已际生死关头，唉，雍儿芝儿，若不好好联手抗敌，顷刻便要血染黄沙，尚胡扯这些干吗？”

桑龙姑展眼回头，目光一与南芝南雍接触，心下不由一酸，南雍那绝俗俊朗风范；南芝那清丽出世芳姿，顿时使她怒气消失，要不是大敌当前，桑龙姑一定会没了斗志，就此罢手。

史三娘受桑龙姑涂毒太深，已然怨毒至极，虽面对这对如神仙中人少年，心中虽微微一动，瞬即已复常态。只见她在风雨之中，把头一摇，登时水珠四溅，直取桑龙姑及其三个儿女射到。

怪妇人功力委实惊人，就凭这一摇之力，那些泼到水珠，竟坚如石子，南浩闪避不及，给溅中几下，虽然不曾致命，却是痛得哇然大呼起来。

桑龙姑心中一凉，运劲袖中，横里一拂，只听嗤嗤一阵锐响，史三娘泼雨水的是给拂开了，但桑龙姑一只大袖给震动得摇摇晃晃，险些洞穿当前。以玄冰美人的功力尚且如此，这怎能不使场中高手，触目惊心呢？”

接着，怪妇人史三娘大呼道：“你这两个娃儿口舌倒伶俐得紧，嘿嘿，谁是你们的尊长，好不要脸，我与那老不死已然恩尽义绝，和你们那贱婆更是仇深如海，嘿嘿，任是舌粲莲花，也难说动老娘饶你等生命了！”

头一偏，又叫道：“桑龙姑，准备好了没有，快快出来受死！”

五蛇阵只得三人，即使桑龙姑加入也是不足，史三娘一再催促，桑龙姑心烦意躁，哀声大嚷道：“芝儿雍儿，难道你

眼巴巴看娘和你几个兄弟姐妹伤在人家手里！”

这句话无异呈了怯意，南雍兄妹，心知他们的娘，生死关头已届，不出手是不行了。

他兄妹迟疑半晌，眼望着他们的爹南星元，目蕴凄戚，似在等候爹爹意思行事。

南星元长叹一声，挥挥手道：“去罢，大娘既坚欲和你母子交手，不动手她也会找你的！”

史三娘瞪目骂道：“老不死，连你也来，省得老娘逐个收拾费事！”

南星元见史三娘如此强横无理，心中也是有气，身形一晃，便待跃了出去，加入战团，帮着桑龙姑对付他的前妻史三娘了。

随知，他的身形才动，已然给人一把抓住，那人笑道：“南兄台且休造次！”

南星元一看，乃是紫府掌门葛衣人，他愤然道：“唐古公子别拦我，好歹跟那贱人死在一起！”

葛衣人摇摇头，笑道：“不是做兄弟的小觑老兄，以你们几个人联手合力，料也未必胜得过史三娘？”

南星元心中不服，问道：“兄台何以见得？往日只我一人，便足制伏那贱人，何况与桑龙姑联手，还有五个儿女为助，即使不胜，也不会轻易败落！”

葛衣人点点头道：“老兄所见不差，可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错，芝儿雍儿两人深得你夫妇俩衣钵真传，且对紫府武学也有根基，单凭这些，对付武林中任何顶儿尖儿人物，可能绰有馀裕，只是当前这个史三娘，却非一般可比，她那手混元一气功，乃阴阳魔宫镇山之宝，以意克敌，却是棘手异常！”

南星元咬牙切齿，说道：“贱人狂妄已极，纵有绝顶功力，我还是要斗她一斗！”

说着，竟挣扎起来，待摆脱葛衣人抓住衣角。又听葛衣人阻拦道：“南老兄休焦急，且听做兄弟的说来。其实，我的话还没有完哩！”

南星元只好不动，葛衣人续道：“我的意思还不止此，武功强弱，固是对敌时所应注意之道，但如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我辈侠义，虽死无怨。只是桑龙姑与史三娘交手，老兄却万万不能插手。”

南星元一怔，正待动问，葛衣人又道：“这起因，曲在老兄，当年你如不见异思迁，迷恋着桑龙姑，也不致造成今日之错，倘你一插手，江湖上的人必说你执迷不悟，岂非对你令誉有关！”

这话不无道理，要知是南星元与桑龙姑先对不起史三娘，把她幽囚一线天，今天史三娘要找桑龙姑报仇复，于江湖道理，并无不合，如南星元遽尔插手，岂非变成继续助纣为恶了么？”

南星元想了一想，忽道：“唐古公子还是让我下场，你有所不知，我非为助桑龙姑那贱人斗史三娘，而是为了捍卫我的几个女儿啊！尤其是雍儿芝儿，瑰质天成，若毁在泼妇人手中，岂不可惜的么？”

塞外怪杰所说的话也是一般有理，但葛衣人依然紧抓他的衣角。蓦然间，但听葛衣人低低呼道：“姪儿，姐儿，你们过来！”

葛衣人的一双女儿，坐的地方比较远些，她们是紧陪在苗金凤身畔，以防不测。此刻听了她爹呼唤，随即双双挪了过来。问道：“爹爹有何吩咐？”

葛衣人作作手势，姁儿把耳朵凑到她爹嘴巴旁边，葛衣人在她耳畔嚼嚼啾啾地说了一阵，最后才大声地道：“小心行事，可保无处！”

姁儿嫣然一笑，应道：“谨遵爹爹吩咐！”

随着，又把话密传给她的妹妹姐儿，两人神情流露，似甚愉快，并无丝毫难色，但南星元已猜到，这位紫府掌门，必是教导他的女儿们应付史三娘之计，正待开口动问，已听葛衣人一笑道：“南兄台尽可放心，有我唐古拉铁在，史三娘虽凶，却难逞强伤人！”

南星元只好无可奈何地打消下场加入打斗之念。这期间，桑龙姑已然领着五个儿女，分立五个方位，布成阵势，把史三娘包围在中央，两拨人看看便起动手打将起来。

这阵法气势也自不凡，乃依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克玄理操演变化，阵一发动，五行便会变化万端，使对手难以抗拒，况有蛇鞭之首发出魔音，益是厉害。

当日桑龙姑教授五个儿女操演这一阵法，为易分辨计，乃教五个儿女分衣红黄蓝白黑以资识别。

她那五个儿儿，经过多年来调教，武功各各了得，五色的蛇头软鞭，休道五音能导魔生幻，便是招术，亦俱精绝，一旦再穷五行变化，互为生克，当真神妙无比，无异五人合而为一，了得可知。

这时，黑衣少年南浩，手击软鞭，紧站南方火位，白衣少女南玲则据北方木位；东西金水两处，由南芝南琴姐妹两人把守，南雍功力最厚，居中土位策应，桑龙姑本人则距五人两丈开外，以备对手逃脱时兜截，这一布局，不啻密如铁桶了。

时风雨已过，天色回复晴朗，一丸皎月，又高悬中天，

把大地照耀得如粉饰银披，月光下，五个少年人身上颜色，益见鲜明夺目。

困处中央的史三娘，只闻她桀桀狂笑不已，并无惧怕之意，她手脚已废，赖以攻守的兵刃，拴在腰际那条链子刚才已给秦寒梅削去大半，运用起来，自有许多不便，场中高手们，料她必出生平绝技混元一气功以制敌了。

怎知史三娘狂笑已歇，仍然蜷伏地上不动，只是口中叫道：“臭婆娘，怎不教你几个孽种动手，更待何时？”

桑龙姑心中诧异，但势成骑虎，岂容她只围住不攻，只听得她噤唇一啸，发出暗号，五蛇阵已然变动了，五杆蛇鞭，倏东倏西，忽南忽北，一齐指向史三娘身上，端的千变万化，诡异绝俦，真看得场中各高手，眼花撩乱，叹为观止。

其中最注意的是赤城派中师徒三人，因为这五蛇阵，桑龙姑本来就是练来对付他们，此刻使出应付史三娘，不啻机先微泄，剑魔夫妇也曾熟习阵法，看来分外留神，默默把蛇阵变化，强记心头，以备日后应用。

可也怪道，不管五个少年男女的招式怎样精妙凌厉，怎样诡异无比，却是点不到史三娘身上，她就如一团轻风，滴溜溜地在鞭影之下，闪动挪腾，却是不肯还手。

南星元和葛衣人看得出神，南星元叹道：“从前桑龙姑那贱人练五蛇阵时，因厌其邪恶，从不留神，在未练成前，我已与她分手，想不到睽违十载左右，这阵法竟这等厉害，咦，怎地尽是五个小儿进击，史三娘却不还手，莫非她已改过，不忍残及稚子性命？”

葛衣人旁看着答道：“这个阵法尚有破绽，是以史三娘闪避毫不费力，虽然，再强些她也不惧，可知混元一气功当真

妙用，攻敌阵法固凭意之所之，即防守也如是，她就凭此一心法，借对方意动来闪躲，对方蛇鞭点到时，她便会本能地溜到没有兵刃的地方，可谓妙绝精绝！”

南星元问道：“唐古公子看出这阵有何破绽，破绽在那儿？”

葛衣人摇摇头道：“这也不算破绽，你瞧居中土位和金位最弱，这两人正是令郎令媛们中武功最强的两人，唉，我明白了，必是雍儿芝儿手下留情，不忍加以进迫！”

此际，南星元也瞧出来了，不由唏嘘叹息道：“这两个孩子，和他娘差得远了，当真仁心天成。不过，我总不明白，以史三娘的武功技艺，何以只一味腾挪闪避？”

这一问，葛衣人也是茫然，斗了约半个时辰左右，双方情形如旧，丝毫没有变化，站在二丈开外监督的桑龙姑，不由绉眉地想道：“史三娘这贱人不知死活，竟在卖弄武功，似此游斗，如何了局，也罢，如不出狠招，等那贱人把混元一气功使出时，那就完了，乘她卖弄之时，正好乘虚了结她的生命！”

心念打定，再次噤唇一啸，此一啸也是暗号，桑龙姑调教五个儿女操演阵式，每次自己都在旁边监督，而五个儿女所演一招一式，都由桑龙姑暗号指挥，久而久之，成为习惯，若桑龙姑不在时，便由长子南雍取代，无论如何，行动必定一致。

啸声才歇，陡听五个少年蛇鞭之首，登时异响杂作，迎风而起。

原来玄冰美人见久战不下，突施号令，要五个儿女用魔音来克敌了。

一时间，魔音纷然而生，阵阵迸发，那声音，竟分成五

个音组，或作天籁之声；或成魔嘶吼，亦有仙乐鸣奏，复作天崩地裂之响，不一而足，直听得座中功力较浅的后辈如醉如痴，浑然不知自己存在。

但看在鞭影下的史三娘，游走如旧，穿梭般往来，并不受魔音丝毫影响，仍然只是腾挪闪避，绝无一招反击！

桑龙姑大吃一惊，咬了一下牙，便待纵身跃到，加入拼斗。却听怪妇人史三娘桀桀大笑起来，叫道：“这玩意倒不错，可惜撞上老娘，何异儿戏，桑龙姑，可别教几个孽种出丑了！”

要知史三娘终生大恨，乃因着了魔音而起，幽囚一线天，日日行动，修为日久，灵台已然一尘不染，静能克动，身外物事已难摇动她的心志，魔音虽厉害，却难使她因魔着相，是以她浑然无觉，听而不闻。

此时，桑龙姑已经赶到，母蛇鞭疾然出手，径向史三娘点到，史三娘哈哈大笑，身形一弹，便已闪过，却是依然不予还击。

史三娘一闪而过，忽地目放精光，朝着广亭座中扫去，那棱光恰恰扫到剑魔夫妇师徒三人座上，辛源鸣的目光与她一接触，不期然打了一个寒噤。

但听那怪妇人阴阳怪气地呼道：“赤城山的小子听着，桑龙姑那臭婆娘的五魔阵你们可瞧得清楚啦，日后碰上使五魔阵的人，可就晓得破阵之法！”

南星元与葛衣人一听恍然，那怪妇人所以只守不攻，久久不施辣手，正是为诱桑龙姑五个儿女把五蛇变化，招数以及魔音使出，好教赤城门人见识。

这怪妇虽然因幽囚过久，性情大变，但恩怨却是分明，她如此做法，不外为了报恩，前此在天姥时，她不是曾受赤

城老人救命之恩么？她的儿子史炎，不是有赤城老人相救才能活命了么？

葛衣人失笑道：“对不对，南老兄，我劝你别插手，你却不信，你听，史三娘虽狂，恩怨却是分明，如你一插手，这场梁子可就难以解决了么？”

不错，南星元一插手，那便和十九年前在天姥山上的情景一模一样了。

且说剑魔辛源鸣夫妇，在打斗开始时，他俩早经留意，已然把桑龙姑五个儿女所演阵势变化招数一一牢记地心，也用不着史三娘提醒，此际听了言语，心中一感动，不由齐齐直身站了起来。

两人同时朗声应道：“多谢史前辈指点，赤城门人感德无尽了。”

大德既答，史三娘那耐烦再和桑龙姑母子六人呆缠下去，哗啦啦腰际断链一亮开，挟着万钧雷厉威力，便已还招回击了。

南星元忙不迭地扯了葛衣人的袖角一下，低低叫道：“唐古公子，快些教令媛下场，替回桑龙姑等六人！”

葛衣人一笑，摇摇头道：“老兄台休急，史三娘的混元一气功未发，还胜不了桑龙姑母女六人，做兄弟的早已心中有数，毋庸老兄介怀了！”

这其间，场中打斗正烈，史三娘一还手，形势顿时改观，桑龙姑五个儿女毕竟功力尚浅，那敌得史三娘那势如疯虎凌厉的攻势，主客之位已易，幸而五蛇阵首尾相连，变化多端，即使落了下风也不致立时受对方所伤害，加以桑龙姑参入打斗，南芝南雍两高手拼力回护兄姊弟妹，竟然打成平手。

史三娘以残废之躯，且一六之比，仍然雄风八面，又过盏茶光景，双方仍然不分胜负。只见那怪妇人怪眼一翻，长长叹了一口气道：“想不到我要用三昧真烟才能把你这臭婆娘和几个孽子收拾？”

她要使混元一气功克敌，要是果然使出，桑龙姑一家六口，定然命丧当堂了。

南星元眼见佳儿佳女危在旦夕，那能不急，正待催促葛衣人相助，陡然间，眼底彩霞拂动，座上两个红衣女童已经双双出动，她俩一长身便掠下场中而去。

同时唠唠莺声地叫道：“桑龙姑和几位哥哥姊姊且歇一歇，待咱姊妹两人来领教史前辈的混元一气功！”

好大的口气，史三娘未及使开本门秘技，先拿眼朝落下来的人一瞥，不由呸了一声，心中蓦然大怒，今天好不晦气，连臭小儿也寻上门来。

但因眼前的人是孩子，她不便立刻发作，只叱道：“那来的野孩子到来找死么？你爹我也瞧不在眼内，何况你这两个小鬼头！还不快快给老娘滚开，休在此碍手碍脚！”

两丑女并没有走开，却站在当前嘻嘻笑着，那年纪大的一个朝史三娘遥遥一揖，恭敬地道：“咱姊妹非是胆敢和前辈高人抬杠，只因恐怕史前辈出手伤人，坏了和气，有话好说，可必动武呢？”

她顿了一顿，又道：“史前辈与桑姑姑纵有天大仇冤，咱也可从长计议，俗语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因而我姊妹俩才斗胆下场，阻拦前辈行凶！”

史三娘一听，那不气煞？舍下桑龙姑母子六人，一长身便朝姪儿妞儿扑了过去。

同时腰际间断链，哗喇喇地一抖，陡地横扫过去，口中